

爱情三部曲

夏目漱石著 吴树文译

《爱情三部曲》是夏目漱石探索人生的重要心理作。它通过《三四郎》、《后来的事》和《门》三个故事来反映生活、道德、现实、爱情、家庭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三四郎》描写一个地方出身的大学生三四郎初到东京后在大都市的新鲜生活、同师友交往以及恋爱生活。带有《教养小说》的性质。

□《后来的事》通过不寻常的恋爱事件，渲染了青年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历程，反映出彼时青年男女的思想和情操。

□《门》则描写一对违背世俗道德的中年夫妇阴沉而又平淡的生活。



日本文学丛书
辛未艾 主编

夏目漱石 著

爱情三部曲

吴树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目漱石
《三四郎》《それから》《門》

根据 1979 年 3 月中央公论社《日本の文学》译出

日本文学丛书

爱情三部曲

〔日〕夏目漱石 著

吴树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5 插页 8 字数 503,000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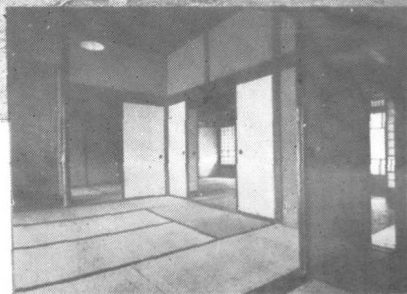
ISBN7-5327-0207-3/I·105

平装定价：7.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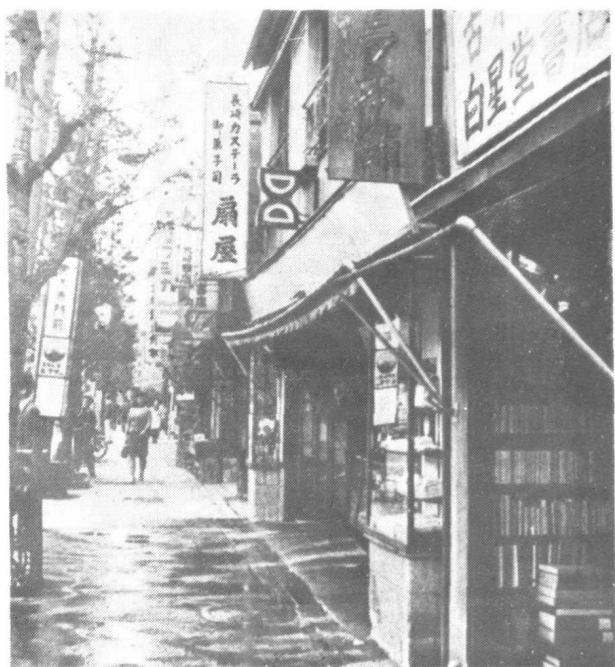


1910 年写《门》时的夏目漱石。

漱石的四女二男(1915年)。
上为五女，一岁夭折。



漱石在本乡千驮木町的
居处，森鸥外一度也在此屋
居住过，现保存在爱知县明
治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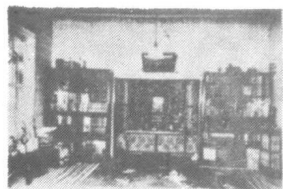


东京大学附近的本乡街，这一带书店极多。

与漱石家常往来的三四郎鱼店。据说《三四郎》之名源于此。



在早稻
田南町的书
斋——漱石
山房。上图
是下图的对
面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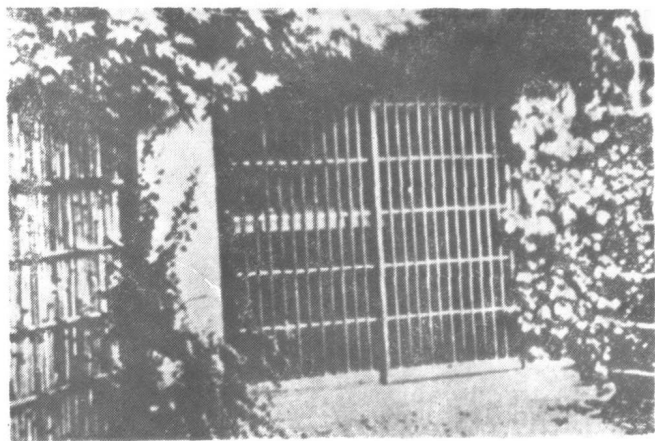
本乡的东京大学。
“三四郎”常在此散步。



《三四郎》原稿及最初发表时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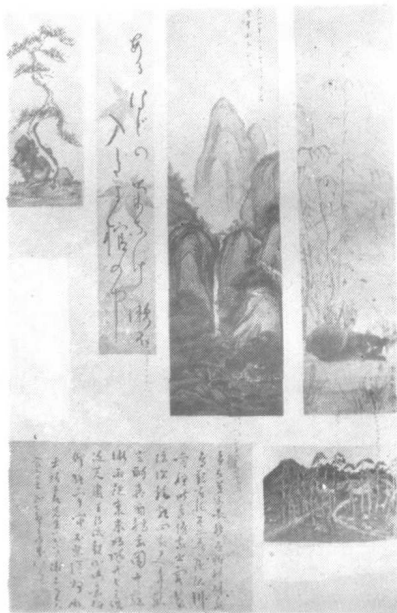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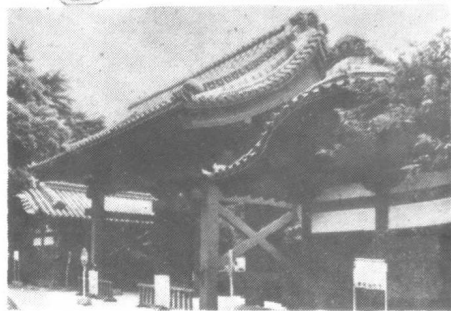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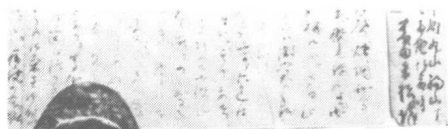


漱石自画自写的明信片(寄给寺田寅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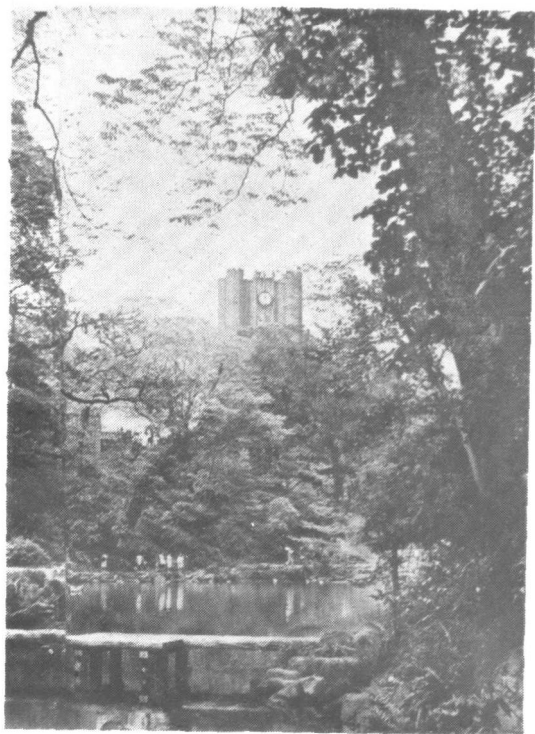


漱石在早稻田南町的居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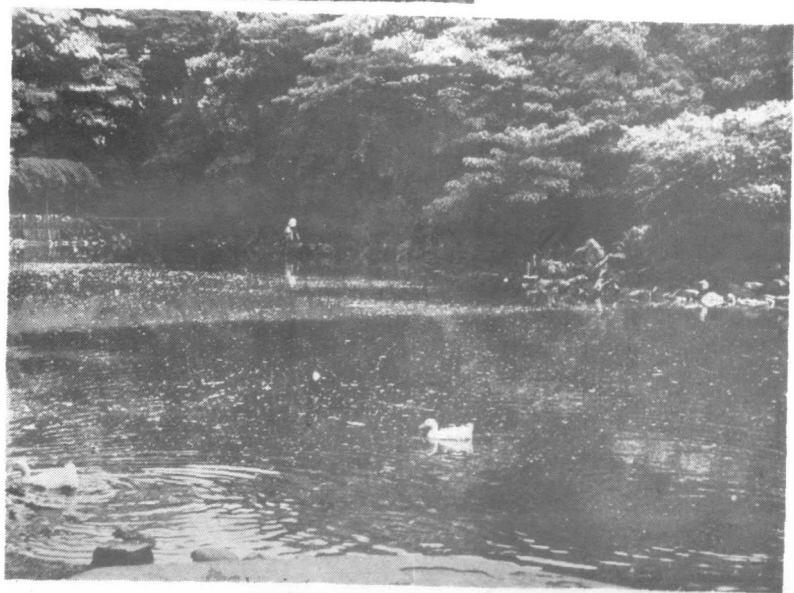
上和左：漱石致森田草平的信以及“煤烟事件”中的平冢雷鸟。据说漱石为此人此事而塑造了《三四郎》中的美祢子。中和下，《三四郎》中提到的东京千駄木の团子坂和东京大学赤门。



漱石的字和画。



“三四郎无意中抬眼一望，只见左边山冈上站着两个女子。女子的脚边就是水池，水池的对面是断崖，崖上有树丛，水池的后面是华丽的哥特式红砖建筑物。夕阳的余辉从对面一股脑儿地横扫过来，女子面对夕阳而立。”（《三四郎》）



在本乡东京大学内的三四郎池，令人思及小说的女主人公美祢子。

鎌仓圆觉寺的
归源院和山门的匾
额。1894年底至翌
年1月，漱石在此
参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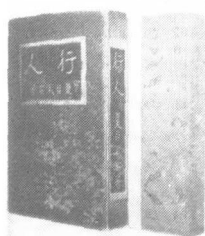
原著《门》的扉页以及圆觉寺山门。



“他不是能通过这门的人，
又是非得通过不可的人。要之，
他是一个只能悚然立在此门下等
待薄暮降临的不幸者。”（《门》）



现在使用的印有夏目漱石头像的一千日元纸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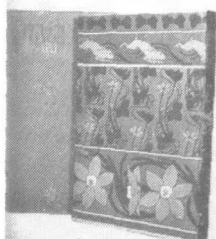
大正3年1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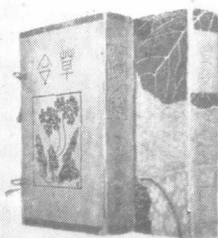
明治41年1月刊



●初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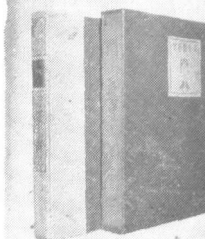


明治43年5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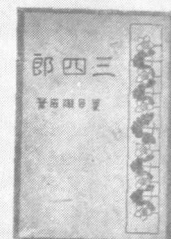


明治41年9月刊

右より上端明治38年10月刊
中端明治39年11月刊、下端同
年5月刊、葉端、横口五重
上端、横口五重



明治44年1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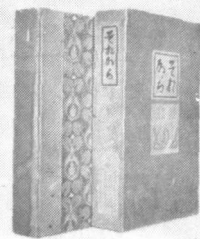
明治42年5月刊



明治39年5月刊
同書収録、森田行、葉



明治40年1月刊



明治43年1月刊



明治40年1月刊

漱石部分作品の初版本。

代 序

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生于庆应三年（一八六七年）一月五日，父亲叫夏目小兵卫直克，是牛込马场下地区（现在的新宿区喜久井町）的名主（名主相当于“坊长”，由幕府官吏从町人中任命，管理街道事务）。直克、千枝夫妇有子女八人，五男三女，漱石最小。

漱石两岁时，给四谷大宗寺门前（现在的新宿二丁目）的名主盐原昌之助夫妇当养子，七岁时与盐原中断关系，回到夏目家，但在 一八八八年一月正式复籍之前，一直名盐原金之助。一八九〇年，漱石从第一高等学校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成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一八九三年毕业后，一度作过研究生，旋任教高等师范学校、松山的爱媛县普通中学。一八九六年，任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教授。同年，与贵族院秘书官中根重一的长女镜子结婚。

一九〇〇年九月，漱石被文部省选为出国留学生，去伦敦留学，一九〇三年一月下旬回国，在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大学教英语和英国文学。留学期间的“神经衰弱症”使漱石同妻子分居了两个月，后在友人高滨虚子的怂恿下，为自我治疗所谓的“神经衰弱症”而执笔写作，遂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号的《杜鹃》杂志上发表了《我是猫》第一篇，从此名声大震，于是在一九〇七年四月辞去教职，进东京朝日新闻社，专事小说方面的创作和活动。因此，自《虞美人草》直至《明暗》等小说，都是在东京、大阪两地的《朝

日新闻》上发表的。

漱石歿于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享年五十岁。据说,是日哀悼漱石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于同日的日俄战争名将大山岩元帅。当月十二日,漱石的葬仪在青山斋场举行,戒名为:文献院古道漱石居士。十四日,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明暗》中绝。夏目家族的墓地在小石川小日向水道端的本法寺,漱石的遗骨却在当月二十八日葬于杂司谷墓地。

漱石的五十年生涯,正好经历了整个明治时代。他生后不到两年,才改元明治,是在明治五年立学制创设的小学校里受教育的第一批学生之一。与漱石同年出生的有名文学家尚有正冈子规、尾崎红叶、幸田露伴三人。但是,这些人已成了文学史上的人物,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只是过去了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漱石的文学作品至今仍拥有大量的读者。据每年秋天对中学生读书周的情况调查,漱石的《哥儿》、《心》、《三四郎》等作品,与当代作家的畅销作品不分上下,都是名列前茅的受欢迎的读物。从事漱石研究的人,与年俱增,发表的论文多不胜数。人们对漱石其人和漱石的文学作品已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

漱石是人们心目中最崇敬的一位作家,也是近代日本有影响的人物。前几年,日本政府改革货币的图案和尺寸,那张最常用的一千圆面额的纸币,就是以漱石头像为标记的。作为作家,为什么独有漱石至今仍拥有大量的读者?这当然同漱石的文学作品的本质有关。

首先,漱石的文学作品是扎根于其他近代作家想丢弃的“昔日”之中的。漱石曾在有名的随笔《玻璃门内》写过这样的回忆:

……在坡脚下,有一片门面宽宽的小酒店。当然,这酒

店不是那种库房式的房子。不过，这片酒店颇有来历……然而，我倒是时常听见店里的小姐阿北在那里唱谣曲……春日的午后，我总是神不守舍地凭倚着我家库房的白墙一动不动，似闻非闻地听阿北小姐练唱，恍恍惚惚的心魂在明媚的丽色中飘逸。为此，我不知不觉地记熟了“旅人衣麻衣”之类的唱词。

……我朦胧地记得，这片豆腐铺子的近邻是一家说书场……我是在那檐下还凄寂地挂有微微发黑的招牌时，就经常向母亲讨了钱来此听书的……所以再怎么竭力想象，也觉得是梦境。那段不同寻常的说白……究竟是我当时从南麟那儿听熟的呢，还是后来从落语家仿效说书先生的说书中听得的呢？这两者现在已混淆在一起，记不真切了。

漱石文学的潜在核心，恐怕就是这种以说书场为象征的“昔日”感受性。这种感受性的表现，是那种“神不守舍地倚墙听谣曲，恍恍惚惚的心魂在飘逸”的感觉。若作伦理性的表现，当是儒家的正邪曲直观念。而这种美感意识和伦理观已经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出来，成了漱石文学的特征。

这个特征的形成，看来同漱石生活过的夏目家与盐原家都是名主家庭有关。这种名主阶层，虽属普通居民，但允许带刀、有姓，在地方官吏的辖下，有一定的行政权和监察权，而且是世袭的。也就是说，这些名主是平民中最近于武士阶层的人，又是地方官范围里最亲近平民文化层的特别阶层。

这些名主在管理上受武士阶层所辖，但在生活开支上可以不受武士阶层的束缚。漱石的父亲直克就在青山地区拥有相当的土地，过着有资格给吉原的妓女送卧具的高消费生活。养父

盐原昌之助也是属于这一阶层的“高级平民”，虽然规模上要小一些。

漱石在这种武士阶层与平民阶层的交接处长大，受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当然形成了那样的感受性和伦理观。由于明治维新，夏目家和盐原家都趋向衰落，殷实的生活发生崩溃，不得不在消费上有所收敛；加上明治维新带来了“士农工商”的平等，不啻是无人不“士”，更导致漱石向强调伦理的方面发展。他在致铃木三重吉的信中表示过：要以维新志士那种生死度外的勇猛精神来从事文学事业。应该说，漱石毕生都没有丢掉这种精神。

但是，其他的日本近代作家多从否定漱石那种继承昔日江户传统的感受性和伦理观起步的。他们都遵循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提倡的所谓近代小说的方针行事。

坪内逍遥认为：小说的主体应是人情，而世态风俗在其次；稗官者流好比心理学者，宜基于心理学的道理，塑造出人物来，例如杰作《八犬传》中的八士，乃是仁义八行的化身，不可能是实在的人物，作者本是想通过八士的完美举止来寄托劝善惩恶的思想；若以这一点来评论《八犬传》，可谓无与伦比的出色稗史；若从人情主体着眼来评论，则难说其无瑕。

不言而喻，这说明坪内逍遥也在同他自身具有的昔日江户传统割绝因缘。逍遥自小在租书铺接触了很多江户末期的戏作文学，是一个深谙文学三昧的人；但是进大学后，在英国文学影响下形成的近代小说观，对内在的感受性源泉作了自我否定，而去追求“基于心理学道理的塑造”，换言之，他堵塞了自己的文学源流而去创造新文学。

这种新文学，一言以蔽之，就是“真”的文学。它贯彻着十九